

中國通俗小說名著・文國書局編輯印行

武則天奇案

目次

- 第一回 入官階昌平爲令
第二回 胡地甲誣良害已
第三回 孔萬德驗屍
第四回 設醫科入門
第五回 入浴室多言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
第七回 老婦人苦言
第八回 鞠姦情利口
第九回 陶土工具
第十回 惡淫婦阻機
第十一回 求靈簽隱
第十二回 說對聯猜
第十三回 雙土寨狄公訪案
第十四回 請莊客馬榮交手
第十五回 趙萬全明言知盜首

目次

- 升公堂百姓呼冤……………一
洪都頭借語知情……………四
狄仁傑賣藥微行……………八
見幼女得啞生疑……………一二
尋墳墓默禱顯靈魂……………一六
賢令尹問案升堂……………二〇
賢縣令初次問供……………二三
提老婦癡人可憫……………二七
狄縣令開棺大驗……………三一
賢縣令誠心宿廟……………三四
詳夢境鑿鑿而談……………三八
得形影巧遇馬榮……………四二
老絲行趙客聞風……………四六
遇鄉親蔣忠談心……………五一
狄梁公故意釋姦淫……………五五

武則天奇案

第十六回	盤差役以訛錯訛	賢令尹將盜緝盜	五九
第十七回	問路徑小官無禮	見兇犯舊友謊言	六四
第十八回	蒲箕寨半路獲兇人	昌平縣大堂審要犯	六八
第十九回	邵禮懷認供結案	華國祥投縣呼冤	七二
第二十回	胡秀士戲言召禍	狄縣令度理審情	七六
第二十一回	善言開導免驗屍骸	二審口供升堂訊問	八〇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省悟	聽啞語細察行蹤	八四
第二十三回	兇人聞聲報信	見毒蛇開釋無辜	八八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請客	爲盜賊大意驚人	九二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愷捉賊	依計行事馬榮擒人	九六
第二十六回	見縣官書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〇〇
第二十七回	年郎供認不諱	淫潑婦忍辱熬刑	〇五
第二十八回	眞縣令扮作閻王	假陰官審明姦婦	〇九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審明姦案	閻立本保奏賢臣	一三
第三十回	赴殺場三犯施刑	入山東二臣議事	一七
第三十一回	大巡撫訪問惡棍	小黃門貪索銀贖	二二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參小吏	武三思懷恨大臣	二六

第三十三回 狄仁傑奏參汚吏

洪如珍接見大員……………一三一

第三十四回 接印綬舊任受辱

發公文老民伸冤……………一三五

第三十五回 審惡奴受刑供認

辱奸賊設計譏嘲……………一四〇

第三十六回 敲銅鑼遊街示衆

執皮鞭押令念供……………一四五

第三十七回 衆毫奴恃強圖劫

好巡捕設計騙人……………一五〇

第三十八回 投書信誤投羅網

入衙門自入牢籠……………一五四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惡打張昌宗

施國法怒斬周卜城……………一五八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細訪奸僧……………一六二

第四十一回 入山門老衲說眞

尋暗寶道婆行穢事……………一六七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騙烈

狄巡撫妙計遣公差……………一七一

第四十三回 王進士擊鼓鳴冤

老奸婦受刀身死……………一七六

第四十四回 金鑾殿狄仁傑直言

白馬寺武三思受窘……………一八一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盡節

升大堂懷義拷供……………一八七

第四十六回 金鑾殿兩臣爭奏

刑部府奸賊徇私……………一九二

第四十七回 衆百姓大鬧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撫……………一九八

第四十八回 武承業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穢事……………二〇三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賊……………二〇八

第五十回	查舊案顯出賈三太	記前仇闊割薛敖曹	二一二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訴宮廷	武則天怒召奸黨	二一六
第五十二回	懷宿怨誣奏忠良	出憤言挽回奸計	二二一
第五十三回	用非刑敬宗行毒	傳聖詔偉之盡忠	二二五
第五十四回	狄仁傑掌頰武承嗣	許敬宗勾結李飛雄	二二九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東京城敬宗定謀	二三三
第五十六回	李飛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經力守懷慶府	二三七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諫	狄仁傑奉命提兵	二四二
第五十八回	開戰事金坡送命	遇官兵吳猛亡身	二四六
第五十九回	訪舊友計入敵營	獲勝仗命攻大寨	二五〇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飛雄中計	兩將身死馬榮回營	二五四
第六十一回	李飛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報捷	二五八
第六十二回	廬陵王駕回懷慶	高縣令行毒孟城	二六三
第六十三回	見母后太子還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二六七
第六十四回	張柬之用謀除賊	廬陵王復位登朝	二七一

武則天奇案

第一回 入官階昌平爲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

世人但喜作高官 執法無難斷案難 寬猛相平思呂杜 嚴苛尙是惡申韓
一心清正千家福 兩字公平百姓安 惟有昌平舊令尹 留傳案牘後人看

自來姦盜邪淫，無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於官家，故官清則民安，民安則俗美。舉凡遊手好閑之輩，造言生事之人，一掃而空之。無論平民之樂事生業，即間有不肖之徒顯干法紀，而見其刑罰難容，罪惡難恕，耳聞目睹，皆賞善罰惡之言，宜無不革面洗心，改除積習，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僅在不傷財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國家，爲人所不能爲，不敢爲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無論民間細故，即宮闈細事，亦靜心審察，有精明之氣，有果決之才，而後官聲好，官位正，一清而無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國，必有一代之刑官，堯舜之時有皋陶，漢高之時有蕭何，其中不害韓非子，則固歷代刑名家所祖宗者也，若不察案之由來，事之初起，徒以桁楊刀鋸，一味刑求，則雖稱快一時，必至沉冤沒世，昭昭天報，不爽絲毫，若再因賂而行，爲貪起見，輒自動以五木，斷以片言，是則身不修，而可治國治民，上清官闈，下安百姓，豈可得哉，聞嘗曠覽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斷其無，並不能信其有者，如此書中所編之審案之明，做案之奇，訪案之細，破案之神，或因穢亂春宮，或爲全其晚節，或圖財以害命，或因

姦以成仇，或誤服毒藥至身亡，或出戲言疑爲禍首，莫不無辜牽涉，備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變言易服，細訪微行，陽以爲官，陰以爲鬼，卒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獄，終不能明，春風倦人，日閑無事，故特將此書之原原本本，以備錄之，以供衆覽，非敢謂警世醒俗，亦聊供閱者之寂寥云爾。

詩曰：備載離奇事，欽心往代人，廉明公平者，千古大冤伸。

話說這部書，出自唐朝中宗年間，其時武后臨朝，四方多事，當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傑，號德英，山西太原縣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保國，身居侍郎平章之職，一時在朝諸臣，如姚崇，張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倡亂朝綱，太后欲廢中宗立他爲嗣，狄仁傑犯顏立爭，奏上一本，說陛下立太子，千秋萬歲，配食太廟，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聞有內姪爲天子，姑母可祀於太廟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這個念頭，退政與中宗皇帝，就稱仁傑爲國老，遷爲幽州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國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節，由唐朝以來，無不人人敬服，說他是個忠臣，殊不知這時多事，皆載在歷代史書上，所以後人易於知道，還有未載在國史，而傳流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說出來更令人敬服，不但是個忠臣，而且是個循吏，不但是個循吏，而且是個聰明精細，仁義長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潛位以來，舉凡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下至民間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斷明白，自從父母生下他來，六七歲上，就天生的聰明，攻書上學，目視十行，自不必說，到了十八歲時節，已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并州官府，聞了他的文名，先舉了明經，後調爲汴州參軍，又升授并州法，那朝廷因他居官清正，就遷他爲昌平令尹，到任來，爲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詞訟

，自是他的餘事，手下有四個親隨，一個姓喬叫喬太，一個姓馬叫馬榮，這兩人乃是綠林的豪客，這日他進京公幹，遇了他兩人要刦他的衣囊行李，仁傑見馬榮喬太，皆是英雄氣脈，而且武藝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收服他們，將來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業，他兩人也可相助爲理，方不埋沒了這身本領，當時不但去躲避，反而挺身出來，招呼他兩人站下，歷勸了一番，那知馬榮同喬太，十分感激，說，我等爲此盜賊，皆因天下紛紛，亂臣當道，徒有這身本領，無奈不遇識者，所以落草爲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義，情願隨鞭執鐙，報效尊公，當時仁傑就將兩人，收爲親隨，其餘一人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喚，其人雖沒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個胆大心細的人，無論何事，皆肯前去，到了辦事的時候，又能見機揣度，不至鹵莽，此人隨他最久，又有一人，姓陶叫陶幹，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後來改邪歸正，爲了公門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時常有人來報復，所以他投在狄公麾下，與馬榮等人，結爲至友，從昌平到任之後，這四人皆帶他私行暗訪，結了許多疑難案件，這一日正在後堂，看那些往來的公事，忽聽大堂上面，有人擊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趕着穿了冠帶，升坐公堂，兩班皂吏齊集在下面，只見有個四五十歲的百姓，形色蒼皇，汗流滿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傑隨令差人，把他帶下，在案前跪下問道，你這人姓甚名誰，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時擊鼓何爲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萬德，就在昌平縣南門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數間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開了客店，數十年來，安然無事，昨日向晚時節，有兩個販絲的客人，說是湖州人氏，因在外路辦貨，路過此地，因天色將晚，要在這店中住宿，小人見是路過的客人，當時就將他住下，晚間飲酒談笑，衆人皆知，今早天色將明，他兩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時分，忽然地甲胡德

前來報信，說鎮口有兩個尸首，殺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準是你圖財害命，將他治死，把尸首拖在鎮口，貽害別人，不容小人分辯，復將這兩個尸骸，拖到小人家門前，大言恐嚇，令我出五百銀兩，方肯遮掩此事，不然這兩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這鎮上出了奇案，這不是你移屍滅跡，因此小人情急，特來求大老爺伸冤，狄仁傑聽他這番言語，將他這人上下一望實不是個行凶的模樣，無奈是人命巨案，不能聽他一面之辭，就將他放去，乃道，汝既說是本地的良民，為何這地甲不說他人，單說是你，想見你也不是良善之輩，本縣終難憑信，且將地甲帶來核奪，下面差役一聲答應，早見一個三十餘歲的人，走上前來，滿臉的斜紋，斜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見太爺請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見這兩口尸骸，殺死鎮口，當時並不知是何處客人，後來合鎮人家，前來觀看，皆說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內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盤問，若不是他圖財害命，何以兩人皆殺死在鎮上，而且孔萬德說是動身時，天色將明，彼時鎮上也該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上，遇見強人，豈無一人過此看見，問鎮上店家，又未聽見喊救的聲音，這是顯見的情節，明是他夜間動手，將兩人殺死，然後拖到鎮口，移尸滅跡，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求太爺審訊便了，狄仁傑聽胡德這番話，甚是在理，回頭望着孔萬德實不是個圖財害命的凶人，乃道，你兩人供詞各一，本縣未經相驗，也不能就此定奪，且待登場之後，再為審訊，說着他兩人交差帶去，隨即傳令伺候，預備前去相驗，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地甲誣良害己 洪都頭借語知情

話說狄仁傑將胡德同孔萬德兩人，交差帶去，預備前往相驗，自己退堂，令人傳了件作，發過三梆，穿了元服，當時帶了差役人證，直向六里墩而來，所有那一路居民，聽說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個清官，必能伸冤理枉，一個個成羣結隊，跟在他轎後前來觀看，到了下午時分，已至鎮上，早有胡德的伙計趙三，並鎮上的鄉董郭禮文備了公館，前來迎接，狄公先問了兩句尋常的言語，然後下轎說道，本縣且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後登場開驗，說着先到了客店門首，果見兩個尸身，倒在下面，委是刀傷身死，隨即傳胡德問道，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麼，胡德見狄公先問這話，趕着回稟，太爺，恩典，此乃孔萬德有意害人，故將殺死尸骸，拋棄在鎮口，以便隨後抵賴，小人不能牽涉無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門前，求太爺明察，狄公不等他說完，當時喝道：汝這狗頭，本縣且不問誰是凶手，你既然是在公人役，豈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該當何罪，無論孔萬德是有意害人，既經他將尸骸拋棄在鎮口，汝當先行報縣說明原故，等本縣相驗之後，亦能請示標封，汝為何藐視王法，敢將這兩口尸骸，移置此處，這有心索詐，已可概見，不然即與他通同謀害，因分贓不平，先行出首，本縣先將汝重責一頓，再則嚴刑拷問。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登時喊叫連天，皮開肉綻，所有那鎮上的百姓，明知孔萬德是個冤枉，被胡德誣害，無奈是人命案件，不敢攔入裏面，此時見狄公如此辦法，衆人已是欽服，說道，果然名不虛傳，好一個精明的清官，當時將胡德打畢，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過爲苛求，帶着衆人到孔家裏面，向着孔萬德問道：汝家雖是十數間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那裏屋內，汝且說明。孔萬德道：只後進三間，是小人夫婦，同我那女兒居住，東邊兩間是廚房，這五間房屋，從不住客，惟有前進，同中進，讓客居住，昨日那兩個客人前來，小人因他是販絲貨的客，不

免總有銀錢，在前進不甚妥貼，因此請他在中進居住，說着領了狄公到了中進，指着上首那間房屋，狄公與衆人進去細看，果見桌上尚有殘餽酒迹，未曾除去，床面前還擺着兩個夜壺，看了一遍，實無形迹，恐他所供不實，問道：汝在這地，既開了數十年客店，往來的過客，自必多住此處，難道昨日只有他兩人，以外別無一客麼？孔萬德道：此外尚有三個客人，一是往山西販賣皮貨的，那兩個是主僕兩人，由河南至此，現因抱病在此，尚在前進睡臥呢！狄公當時，先將那個皮貨客人帶來詢問，說是姓高名叫清源，歷年做此生理，皆在此處投寓，昨日那兩個客人，確係天色將明的時節出去，夜間並未聽有喊叫，至他爲何身死，我等實不知情，復將那個僕人提來，也是如此說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眠，若是出有別故，豈能絕無動靜，狄公聽衆人異口同聲，皆說非孔萬德殺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復往裏面，各處細看了一回，仍然無一點痕迹，心下說道：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這屋內，就是那三人幫同抵賴，豈能一點形影沒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來，到了鎮口，果見原殺的地方，鮮血汪汪，冒散在四處，左右一帶，並無人家居住，只得將鎮裏就近的居民，提來審問，皆說不知情節，因早見過路人來，方才叫喚起來，知道出了這案，因此鳴了地甲，細細查訪，方知是孔家店內客人，狄公心想道，莫非就是這地甲所爲，此時天色已晚，諒也不能相驗，我先且細訪一夜，看是如何，明早驗復再議，相罷，向着那鄉董說道：本縣素來案件，隨到隨問，隨問隨結，故此今日得報，隨即前來踏勘，但這命案重大，非日間相驗，不能妥當，本縣且在此處暫住一宵，明日再行開驗。吩咐差役，小心看管，自己到了公館，與那鄉董郭禮文談論一番，招呼衆人退去，隨將洪亮喊來說道：此案定非孔萬德所爲，本縣惟恐這胡德做了這事，反來自己出首，牽害旁人，你且去細訪一會，

速速回報，洪亮當即領命出來，找了那地甲的伙計趙三，並幾個值日的差役，說道，我是隨着太爺來辦這案件，又沒有苦主家，又沒有事主，眼見得孔老兒，是個冤抑，我們雖是公門口喫飯的人，也不能無辜囉咆好人，到此時腹中已是飢餓，胡德是此地地甲，難道一杯酒飯也不預備，我等也不是白擾的，太爺的清正，誰不曉得，明日回衙之後，總要散給工食，那時我們也要照還，此時當真令我們挨餓不成，趙三聽見洪亮發話，趕着上來招呼道，洪都頭不必生氣，這是我們地甲，爲案纏手，忘却叫人預備，既是都頭與衆位餓了，我小人奉請一杯，就在鎮上東街酒樓上，胡亂吃一頓罷，說着另外派了兩人看守尸首，自己與大衆來到酒樓，那些小二，見是縣裏的公差，知是爲命案來此，趕着上來問長問短，擺上許多酒餚，洪亮道，我等不比尋常差役，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拿着事主用錢，然後還索詐些銀兩走路，你且將尋常的飯菜，端兩件上來，喫兩杯酒，就算了，共計多少飯銀，隨後一總給你，說着大家坐下，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後，爲喬太，馬榮，兩人押在孔家，當時向着趙三說道，你家頭兒，也太疎忽了，怎麼昨日一夜不在家，今日回來，知道這案件，就想孔老兒這許多銀兩，人家不肯，就生出這個毒計，移尸在他家門首，豈不是心太辣了麼，究竟他昨夜到何處去呢，此乃眼面前地方，怎麼連你們巡更，皆梭巡不到，現在太爺打了他二百刑杖，明日還要着他交出凶手呢，你看這不是自討苦吃麼，趙三道，都頭你不知內裏情節，因諸位頭翁，不是外人，故敢說出這話，我們這個地甲，因與孔老兒有仇，凡到年節，他祇肯給那幾個銅錢，平時想同他挪一文，他皆不行，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賭錢，輸了一身的欠賬，到了天亮之時，正是不得脫身，忽然鎮上哄鬧起來，說出了命案，他訪知是孔家出來的人，因此起了這個念頭，想報這仇，這事原曉得不是萬德，不過想

訛詐他，自己却責罵了一頓，豈不是害人不成，反害自己麼，但這案件，也真奇怪，明明是天明出的事，我打過正更之後，方才由彼處回來，一覺未醒，就有了這事，孔老兒雖是個慳吝的人，我看這件事，他決不敢做，洪亮聽了這番話，也是含糊答應，想道照他說來，這事也不是胡德了，不過想訛詐他幾兩銀子，現在所欲未遂，重責了二百大板，也算得抵了責罪，但是凶手不知是誰，此事倒不易辦，當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飯，算明帳目，招呼他明日在公館收取，自己別了大眾，來到狄公面前，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狄公道，此案甚是奇異，若不是萬德所爲，必是這兩人先在別處露了銀錢，被歹人看見尾隨到此，今早等他起行時節，措手不及，傷了性命，不然，何以兩人皆殺死在鎖口，本縣既爲民父母，務必爲死者伸了冤情，方能上對君王，下對百姓，且待明日驗後如何，再行核奪便了，當時洪亮退了出來，專等明早開驗，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孔萬德驗屍呼錯 狄仁傑賣藥激行

却說狄公聽洪亮一番言語，知不是胡德所爲，只得等明日驗後再核，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用了早點，命人在尸場伺候，所有那些差役，早已紛紛到了孔家門口，不多一會，狄公步出公館登場，在公案坐下，先命將孔老帶上來說道，此案汝雖不知情節，既是由汝寓內出去，也不能置身事外，且將這兩人姓名說來，以便按名開驗，孔老兒道，這兩人前晚投店時，小人也曾問他，一個說是姓徐，那一個說是姓邱，當時因匆匆卸那行李，未暇問着名字，狄公點點頭，用硃筆批了徐姓男子四字，命作作先驗這口尸首，只見作作領了硃批到場，場上先把左邊那尸身，與趙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

當中，向着狄公稟道，此人是否姓徐，請領孔萬德前來看視，狄公即叫孔老兒場上去看，老兒雖駭怕，只得戰戰兢兢走到場上，即見一個鮮血人頭，牽連在尸首上面，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滿，勉強看了說道，此果是前晚住的客人，件件聽報已畢，隨即取了六七扇蘆蓆鋪列地下，將尸身仰放在上面，先將熱水將週身血跡洗去，細細驗了一回，只聽報道，男尸一具，肩背刀傷一處，徑二寸八分，寬四分，左脅跌傷一處，深五分，寬五寸等，咽喉刀傷一處，徑三寸一分，寬六分，深與徑等，治命報畢，刑房填了屍格，呈在案上，狄公看了一回，然後下了公座，自己在屍身上下看視一週，與所報無異，隨即標封發下，令人取棺暫厝，出示招認，復又入座，用硃筆點了邱姓，件件仍照前次的做法，將批領下，把第二個尸身抬到上面，稟令孔老兒去看，孔老兒到了場上，低頭才看，不禁一個斛斗，嚇倒在地，眼珠直向上渺，口中喃喃的，直說不出來，狄公在上面見了這樣，知道了別故，趕着令洪亮將他扶起，等他甦醒過來，說明了再驗，尸場上面，皆寂靜無聲，望着孔老兒等他醒來，究竟何事，此時洪亮將他扶坐在地下，忙令他媳婦取了一盞糖茶，那許多閒人，團團圍住，恨不立刻驗畢，好回轉城去，忽見孔老兒栽倒地下，一見了也是猜疑不定，隔了一會兒，好容易才轉過氣來，嘴裏只說道，不不好了，錯錯了，洪亮趕着問道，老兒，你一定神，太爺現在上面等你稟明，是誰錯了，老兒道，這尸首錯了，前晚那個姓邱的，乃是個少年男子，此人已有鬚鬚，那裏是住店的客人，這人明明的是錯了，趕快求太爺伸冤呀，件件同洪亮聽了這話，已是嚇得猜疑不定，隨即回了狄公，狄公道，那裏有此事，這兩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他為何未曾認明，此時臨驗，忽然更換，豈不是他胡言搪塞，說着將孔老兒提到案前，怒問了一番，孔老兒直急得磕頭大哭，說道，小人自己被胡德牽

害，見兩口尸骸，移在門口，已是心急萬分，忙忙進城報案，那裏敢再細看尸身，且這人係倒在那姓徐的身下，見姓徐的不錯，以爲他也不错了，豈料出這個疑案，小人實是無辜，總求大爺恩典，狄公見他如此說法，心下想道，我昨日前來見尸骸，却是一上一下，倒在這面前，既是他說訛錯，亦在情理之中，但這事難了，且帶胡德來細問，當時招呼帶地甲，胡德聽見傳他，也就帶着刑傷，同喬太兩人走上前來，狄公道，汝這狗頭，移尸誣害，既說這兩人爲孔萬德殺害，昨日由鎮口移來，這尸身面目自必親見過了，究竟這兩人是何形樣，趕快供來，此時胡德已聽見，說是訛錯，現在狄公問他這話，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尋凶手，趕着裏道，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且近在咫尺，故而說他殺害，至那屍身確是一個少年，那一個已有鬚鬢，因孔萬德不依小人停放兩人，匆匆進城，以至並在一家，至是否訛錯，小人前晚未曾遇面，不敢胡說，狄公當時又將胡德打了一百，說他報案不清，反來牽涉百姓，隨即又將那三個客人傳來問訊，皆說前晚兩人，俱是少年，這個有鬚鬢的，實未投店，不知何處人氏，因何身死，狄公道，既是如此，本縣已明白了，隨即復傳作作開驗，只得如法行事，將血跡洗去，向上報道，無名男尸一具，左手爭奪傷一處，寬徑二寸八分，後背跌一處，徑三寸寬五寸一分，肋下刀傷一處，寬一寸三分，徑五寸六分，深二寸二分，治命死後，胸前刀傷一處，寬徑各二寸八分，報畢，刑房填了尸格，狄公道，這口屍棺，且置在此處，這人的家屬，恐離此不遠，本縣先行標封，出示招認，挨凶手緝獲，再行定案，孔萬德交保釋回，臨案對質，胡德先行收禁，吩咐已畢，隨即離了六里墩一路進城，先到縣廟拈香，然後回到衙門，升了公座，各役排衙已畢，退入後堂，一面出了公文，將原案的屍身尺寸形像錄明，移文到湖州本地，令他訪問家屬，隨後又請鄰封緝獲，這許多公事辦

畢，方將喬太，馬榮，傳來說道，此案本縣已有眉目，必是這邱姓所爲，務必將此人緝獲，此案方可得破，汝兩人立刻前去探訪，一經拿獲，速來回稟，兩人領命前去，復又將洪亮喊來說道，那口無名的尸骸，恐即是此地人氏，汝且到四鄉左近訪察，且恐那凶手，未必遠颺，匿跡在鄉下一帶，俟風聲稍息，然後逃行，也未可知，洪亮領命去後，一連數日，皆訪不出來，狄公心下急道，本縣蒞任以來，已結了許多疑案，這事明明的有了眉目，難道竟如此難破，且待本縣親訪一番，再行定奪，想罷過了一夜，次日，一早換了微行衣服，裝成賣藥醫生，帶了許多藥草，出了衙署，先到那南鄉官路，一帶大鎮市市上，走了半日，全無一人理問，心下想道，我且找一個寬闊的店鋪，下這藥草，看是有人來否，想着，前面到了個集鎮，雖不比城市間熱鬧，却也是官塘大路，客商仕宦，湊集其間，見東北角有個牌坊，上寫着皇華鎮三字，走進牌坊，對門一個大的高牆，中間現出一座門樓，門前樹著一塊方牌，上寫着代當兩字，狄公道，原來是個典當，我看此地倒甚寬闊，且將藥包打開，看有人來醫治，想罷依着高牆站下，將藥草取出，先把那塊布包鋪在地下，然後將所有的藥，鋪列上面，站定身驅，高聲唱道，南去北來休更休，只知歡喜不知愁，世間缺少神仙術，疾病來時不自由，在下姓仁名下傑，山西太原人氏，自幼博采奇書，精求醫理，雖非華陀轉世，也有扁鵲遺風，無論男女方脈，內外各科，以及疑難雜症，只要在下面前，就可一望而知，對症發藥，輕者當面見效，重者三日病除，今因訪友到此，救世揚名，那位有病症的，前來請教，喊說了一會，早擁下了一班閑人，圍成一個圈子，狄公細看一回，皆是鄉間民戶，你言我語，在那裏議論，內有一個中年婦人，曲着腰，擠在人叢裏面，望着狄公說畢，上前問道，先生如此說，想必老病症皆能醫了，狄公道，然也，若無這樣手段，

何能東奔西走，出此大言，汝有何病，可明說來，爲汝醫病，那婦人道，先生說一望而知，我這病却在這心內，不知先生可能醫麼，狄公道，有何不能，你有心病，我却有心藥，汝且轉過面來，讓我細望，說着那婦人果臉向外面，狄公因他是個婦女，自己究竟是個官長，雖然爲訪案起見，在這入衆之間，殊不雅相，當即望了一眼，說道，你這病，我知道了，見你臉色乾黃，青筋外露，此乃肝旺神虛之象，從前受了鬱悶，以致日久引動肝氣，飲食不調，時常心痛，你可是心痛麼，那婦人見他說出病原，連忙說道，先生真是神仙，我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從未有人看出這原故，先生既是知道，不知可有醫藥麼，狄公見他已是相信，想就此探聽口氣，不知這婦人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設醫科入門治病 見幼女得啞生疑

却說狄公見那婦人相信他醫理，欲想探他的口氣，問道，你這病，既有數年，你難道沒有丈夫兒子，代你請人醫治，就叫你帶病延年麼，那婦人見問，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是傷心，我丈夫早年久經亡過，留下一個兒子，今年二十八歲，向來在這鎮上開個小小絨線店面，娶了兒媳，已有八年，去年五月端陽，在家賞午，午後帶着媳婦，同我那個孫女出去，看鬧龍舟，傍晚我兒子，還是如平時一樣，到了晚飯以後，忽然腹中疼痛，我以爲他是受暑所致，就叫媳婦待他睡下，那知到了二鼓，忽聽他大叫一聲，我媳婦就哭喊起來，說他身死了，可憐我婆媳二人，如同天賜下來一般，眼見得絕了宗嗣，雖然開了小店，又沒有許多本錢，那裏有現錢辦事，好容易東挪西欠，將我兒子收殮去了，但見他臨殮時節，兩隻眼睛，如燈珠大小，露出外面，可憐我傷心，日夜痛哭，得了這心痛的病，狄公聽他所